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四十一回 忠烈題詩郭安喪命 開封奉旨趙虎喬妝

且說何太監聽了一怔，說：「奴婢瞧都堂為人行事，卻是極好的，而且待你老人家不錯，怎麼這樣恨他呢？想來都堂是他跟的人不好，把你老人家鬧寒了心咧。」郭安道：「你小人家不懂得聖人的道理。聖人說：『父母之仇不共戴天。』他害了我的叔叔，就如父母一般，我若不報此仇，豈不被人恥笑呢？我久懷此心，未得其便。如今他既用人參作酒，這是天賜其便。」何太監暗暗想道：「敢則是與都堂原有仇隙。怨不得他每每的如有所思呢。但不知如何害法？我且問明白了，再作道理。」便道：「他用人參，乃是補氣養神的，你老人家怎麼倒說天賜其便呢？」郭安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我待你如何？」常喜道：「你老人家是最疼愛我的，真是吃蟲子落不下大腿，不亞如父子一般，誰不知道呢？」郭安道：「既如此，我這一宗事也不瞞你。你若能幫我辦成了，我便另眼看待於你。咱們就認為義父子，你心下如何呢？」

何太監聽了，暗付道：「我若不應允，必與別人商議。那時不但我不能知道，反叫他記了我的仇了。」便連忙跪下，道：「你老人家若不憎嫌，兒子與爹爹磕頭。」郭安見他如此，真是樂得了不得。連忙扶起來，道：「好孩子，真令人可疼。往後必要提拔於你。只是此事須要嚴密，千萬不可洩漏。」何太監道：「那是自然，何用你老人家吩咐呢。但不知用兒子作甚麼？」郭安道：「我有個漫毒散的方子，也是當初老太爺在日，與尤奶奶商議的，沒有用著。我卻記下這個方子。此乃最忌的是人參。若吃此藥，誤用人參，猶如火上澆油，不出七天，必要命盡無常。這都是「八反」裡頭的。如今將此藥放在酒裡請他來吃。他若吃了，回去再一喝人參酒，毒氣相攻，雖然不能七日身亡，大約他有年紀的人了，也就不能多延時日。——又不露痕跡。你說好不好？」何太監說：「此事卻用兒子甚麼呢？」郭安道：「你小人家又不明白了。你想想，跟都堂的那一個不是鬼靈精兒似的。若請他吃酒，用兩壺斟酒，將來有個好歹，他們必疑惑是酒裡有了毒了。那還了得麼？如今只用一把壺斟酒。這可就用著你了。」何太監道：「一個壺裡，怎麼能裝兩樣酒呢？這可悶殺人咧。」郭安道：「原是呀，為甚麼非得用你呢？你進屋裡去，在博古閣子上，把那把洋鑿金的銀酒壺拿來。」

何常喜果然拿來，在燈下一看，見此壺比平常酒壺略粗些，底兒上卻有兩個窟窿。打開蓋一瞧，見裡面中間卻有一層隔膜圓桶兒。看了半天，卻不明白。郭安道：「你瞧不明白，我告訴你罷。這是人家送我的頑意兒。若要灌人的酒，叫他醉了，就用著這個了。此壺名叫「轉心壺」。待我試給你看。」將方才喝的茶還有半碗，揭開蓋，灌入左邊。又叫常喜舀了半碗涼水，順著右邊灌入。將蓋蓋好，遞與何常喜，叫他斟。常喜接過，斟了半天，也斟不出來。郭安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傻孩子，你拿來罷。別嘔我了。待我斟給你看。」常喜遞過壺去。郭安接來，道：「我先斟一杯水。」將壺一低，果然斟出水來。又道：「我再斟一杯茶。」將壺一低，果然斟茶來。

常喜看了納悶，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呢？好老爺子，你老細細告訴孩兒罷。」郭安笑道：「你執著壺靶。用手托住壺底。要斟左邊，你將右邊窟窿堵住；要斟右邊，將左邊窟窿堵住；再沒有斟不出來的。千萬要記明白了。你可知道了？」何太監道：「話雖如此說，難道這壺嘴兒他也不過味麼？」郭安道：「燈下難瞧。你明日細細看來，這壺嘴裡面也是有隔舌的，不過燈下斟酒，再也看不出來。不然，如何人家不犯疑呢？」一個壺裡吃酒還有兩樣麼？那裡知道真是兩樣呢。這也是能人巧制，想出這蹊蹺法子來。——且不要說這些。我就寫個帖兒，你此時就請去。明日是□五，約他在此賞月。他若果來，你可抱定酒壺，千萬記了左右窟窿，好歹別斟錯了。那可不是頑的。」何常喜答應，拿了帖子，便奔都堂這邊來了。

剛過太湖湖畔，只見柳蔭中驀然出來一人，手中鋼刀一晃，光華奪目。又聽那人說道：「你要嚷，就是一刀。」何常喜嚇得哆嗦作一團。那人悄悄道：「俺將你捆縛好了，放在太湖湖畔柳樹之下。若明日將你交到三法司或開封府，你可要直言伸訴。倘若隱瞞，我明晚割你的首級。」何太監連連答應，束手就縛。那人一提，將他放在太湖湖畔柳蔭之下。又叫他張口，填了一塊棉絮。執著明晃晃的刀，竟奔郭安屋中而來。

這裡郭安呆等小太監何常喜。忽聽腳步聲響，以為是他回來，便問道：「你回來了麼？」外面答道：「俺來也。」郭安一抬頭，見一人持利刃，只嚇的嚷了一聲「有賊」，誰知頭已落地。外面巡更太監忽聽嚷了一聲，不見動靜，趕來一看，但見郭安已然被人殺死在地。這一驚非同小可，急去回稟了執事太監，不敢耽延，回稟都堂陳公公，立刻派人查驗。又在各處搜尋，於柳蔭之下，救了何常喜，鬆了綁背，掏出棉絮，容他喘息。問他，他卻不敢說，止於說：「捆我的那個人曾說來，叫我到三法司或開封府方敢直言實說，若說錯了，他明晚還要取我的首級呢。」眾人見他說的話內有因，也不敢追問，便先回稟了都堂。都堂派人好生看守，待明早啟奏便了。

次日五鼓，天子尚未臨朝。陳公公進內，請了聖安，便將萬壽山總管郭安不知被何人殺死，並將小太監何常喜被縛，一切言語，俱各奏明。仁宗聞奏，不由得詫異道：「朕之內苑如何敢有動手行兇之人？此人膽量也就不小呢。」就將何常喜交開封府審訊。陳公公領旨，才待轉身，天子又道：「今乃望日，朕要到忠烈祠拈香，老伴伴隨朕一往。」陳林領旨出來，先傳了將何常喜交開封府的旨意，然後又傳聖上到忠烈祠拈香的旨意。

掌管忠烈祠太監，知道聖上每逢朔望必要拈香，早已預備。聖上排駕到忠烈祠，只見桿上黃旛飄蕩，兩邊鼓響鐘鳴。聖上來至內殿，陳伴伴緊緊跟隨。正面塑著忠烈寇承御之像，仍是宮妝打扮，卻是站像。兩邊也塑著隨侍的四個配像。天子朝上默祝拈香。雖不下拜，那一番恭敬，也就至誠得很呢。拈香已畢，仰觀金像。惟有陳公公在旁，見塑像面貌如生，不覺滴下淚來。又不敢哭，連忙拭去。誰知聖上早已看見，便不肯注視，反仰面瞧了佛門寶籙。猛回頭，見西山牆山花之內字跡淋漓，心中暗道：「此處卻有何人寫字？」不覺移步近前仰視。老伴伴見聖上仰面看視，心中也自狐疑：「此字是何人寫的呢？」幸喜字體極大，看得真切，卻是一首五言絕句詩。寫的是：「忠烈保君王，哀哉杖下亡。芳名垂不朽，博得一爐香。」詞語雖然粗俗，筆氣極其縱橫，而且言簡意深，包括不遺。聖上便問道：「此詩何人所寫？」陳林道：「奴婢不知。待奴婢問來。」轉身將管祠的太監喚來，問此詩的來由。

這人聽了，只嚇得驚疑不止，跪奏道：「奴婢等知道今日□五，聖上必要臨。昨日帶領多人細細彈掃，拂去浮塵，各處留神，並未見有此詩句。如何一夜之間，竟有人擅敢題詩呢？奴婢實係不知。」仁宗猛然醒悟道：「老伴伴，你也不必問了。朕卻明白此事。你看題詩之處，非有出奇的本領之人，再也不能題寫；郭安的死，非有出奇的本領之人，再也不能殺死。據朕想來，題詩的即是殺人的，殺人的就是題詩的。且將首相包卿宣來見朕。」

不多時，包公來到，參見了聖駕。天子便將題詩殺人的原由，說了一番。包公聽了（正因白玉堂開了開封府之後，這些日子並無動靜，不想他卻來在禁院來了。）不好言明，只得啟奏：「待臣慢慢訪查。」卻又踏看了一番，並無形跡。便護從聖駕還宮，然後急急乘轎回衙。立刻升堂，將何常喜審問。何太監便將郭安定計如何要謀害陳林，現有轉心壺，還有茶水為證；並將捆他那人如何形相面貌衣服，說的是何言語，一字不敢撒謊，從實訴將出來。包公聽了，暫將何太監令人看守，便回轉書房，請了展爺公孫策來，大家商酌一番。二人也說：「此事必是白玉堂所為無疑，須要細細查訪才好。」二人別了包公，來到官廳，又與四義士一同聚議。

次日包公入朝，將審何常喜的情由奏明，天子聞聽，更覺歡喜，稱贊道：「此人雖是闇昧。他卻秉公除奸，行俠作義，卻也是個好人。卿家必須細細訪查。不拘時日，務要將此人拿住，朕要親覽。」包公領旨，到了開封，又傳與眾人。誰不要建立此功，從此後處處留神，人人小心，再也毫無影響。

不料楞爺趙虎，他又想起當初扮化子訪得一案實在的興頭。如今何不照舊再走一趟呢！因此叫小子又備了行頭。此次卻不隱藏，改扮停當，他就從開封府角門內，大搖大擺的出來。招的眾人無不嘲笑。他卻鼓著腮幫子，當正經事辦，以為是私訪不可褻瀆。其中就有好性兒的跟著他，三三兩兩在背後指指戳戳。後來這三兩個人見跟的人多了，他們卻煞住腳步。別人卻跟著不離左右。趙虎一想：「可恨這些人沒有開過眼，連一個討飯的也沒瞧見過。真是可厭的很咧。」要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